

與交大排球隊結緣三十年

1 航技67級／郭進平

土法煉鋼打排球

民國六十三年我剛進交大時，參加校隊的選拔賽，承蒙教練的厚愛，我同時入選足球隊和排球隊，當時，我的足球比較有基礎，排球則是完全土法煉鋼。可是冥冥之中的一股力量，讓我對排球產生莫大的興趣，因此，我後來選擇交大排球隊而放棄了參加足球隊。或許有人會問，為什麼不同時參加兩種球隊呢？原因就在這兩種球類運動的訓練是相互衝突的。也因此，從這時候開始，我與交大排球隊結下不解之緣。

和我同屆參加排球隊的還有與我同班的陳溪鎔，外號“老K”。陳溪鎔原本是嘉義中學校隊的主攻手，技術相當純熟，他在大二、大三時，當了兩屆的排球隊隊長，身手矯健的他，同時也擔任交大棒球隊的投手。另外還有電信系的林顯豐，林顯豐在建中排球校隊時的角色是舉球員，外號“林二”，相當熱衷於康輔活動。這兩位好手的加入，給隊上打了一針強心劑，就在民國六十四年的梅竹賽，交大排球隊打贏了清華。至於我本身，純粹是興趣而加入排球隊，底子較差，所以苦練了三年，等我正式上場參加梅竹賽，這已經是在我大四的時候了。比較慚愧的是在我大學生涯中，交大排球隊在這四年的大專盃比賽中沒有贏過一場球，每次都是預賽打完就準備回家了。

台南市南青隊隊長

大二升大三的暑假，我的球技進步頗多，信心倍增。原因是那一年的暑假，我回到老家台南市，當時任職於台南自來水廠的吳本淵先生組成了“南青隊”，吸收的成員有台南一中、台南二中、新化高中、崑山中學等校的校隊，當時年紀最大的是身兼藍、排、足、棒校隊、就讀於東吳大學的潘日舜，而對排球最沒有概念的我則被推舉為隊長。

在這個暑假期間，每天從下午一點到傍晚六點鐘，五個小時的嚴格訓練，讓

我獲益良多。民國六十五年與六十六年，我隨南青隊參加了台南縣市大大小小比賽，包括府城盃以及台南市區運代表隊選拔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南青隊在選拔賽中連續兩年拿到冠軍，並且，有許多隊友也都入選為台南市區運代表隊，我則是在民國六十六年於新竹市舉行的區運比賽，才入選為台南市代表隊隊員。但當我在交大排球隊，參加的比賽就是以梅竹賽和全國大專盃排球賽為主。

幾個「球癮」——老 K、黃種智和我

記得當時在交大練球的場地只有一個磨石子地，位於活動中心旁邊，緊鄰路旁，與博愛街只有一牆之隔。所以練球的時候經常一個不小心，就把球打到校外去了，這時，就得小跑步繞過校門口到外邊馬路上找球去。那時候雖覺得練球的場地太遜了，但如今回憶起來，別有一番滋味。

此外，新竹風大，室外排球不好打，所以梅竹賽的排球項目，一向在清大體育館舉行，直到交大有了自己的體育館，才開始輪流場地舉行比賽。場地事小，問題是每次來練球的隊友，都是小貓兩三隻，總是湊不齊六個人，根本無法練隊形。此外，參加球隊的人也是來來去去，有的待三個月，有的待半年、一年，這種拼拼湊湊、跌跌撞撞的情形，直到我畢業以後的民國六十八年才獲得改善。

除了加入南青隊讓我的球技增進，另外我也買了很多相關的書來參考。一遇到有國外球隊來台訪問，或是國內之甲組比賽等等機會，我一定盡量抽空到場觀摩，回到交大打球時，就有樣學樣跟著模仿。那時候，練球練得最瘋狂的，就屬我和老 K，舉凡攻防基本動作，體能、跳躍訓練，平均一天四到五個小時，已經到了得「球癮」的程度。在我畢業以前，還有一位可以加入我們行列的學弟，就是計科 69 級的黃種智，他也是我大四時的排球隊隊長。

還有一件令人難忘的回憶為民國六十六年的梅竹賽，交大勝清華，比數為十比一，交大排球隊就是那個讓「青蛙沒有抱蛋」的禍首。於是，有人寫了兩張大字報貼在餐廳前的佈告欄，指責“是誰破了蛋？”這句話出現在這種情境，對排球隊而言真是情何以堪。於是，隔天老 K 與我相約去理了個小平頭，自此兩個人就頂了一年的小平頭苦練，我們倆還不死心，力邀林二一起來，加上計工 69 級的黃種智、陳昌居，和管科 70 級的章強，終於在隔年的梅竹賽，以三比〇贏了梅竹賽，一吐“蛙”氣！

畢業了，還回母校參加集訓？

畢業之後，我在左營海軍輪機學校當區隊長，每個月有五天假。通常一放假，我就搭火車直奔新竹，一方面探望結拜大哥、也就是長跑名將並擔任高山嚮導的陳福生先生，以及其他兄弟朋友；另一方面回交大與學弟們練球，那時排球隊的隊員人數已多，素質也已整齊，練起來真是過癮，而我自己在海軍裡頭也勤練排球與體能。記得民國六十九年國軍中正盃運動會，我是艦訓部排球隊隊長，開賽前的一個月還兼任艦令部和艦訓部所有參賽選手的集訓隊長哩。

退伍之後，在老大陳福生先生創立的名將體育用品公司工作了四個月（名將公司後來由航技 66 級陳有地學長接手，並頂下全部股權，逐漸擴大茁壯，至今服務大新竹地區民眾，頗受好評，）隨後在民國七十年一月到七十六年九月，上商船服務，由“助理三副”幹到“大副”，其中休假期間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回新竹，與學弟們練球。記得有一次，還在學校宿舍住了將近一個月，參與球隊的全盤集訓，哈！真是爽快！

交大排球校友會的成立

我在民國七十七年三月通過河海特考，五月取得一等船長執照，於是在六月，我就決定不再上船了，暫時停止我的航海生涯，不過，這一暫停就是十五年，至今我雖常出國，但都是搭飛機，不搭船了。當時，交大排球隊已經得過許多獎項，這是我們還在交大唸書時，做夢都夢不到的成就。而為了加強校友隊員與在校隊員之間的聯繫，計科 69 級的黃種智、航技 71 級的高溫章與歐國基、計工 73 級的張厥煒等人，發起組織了交大排球校友會。由於教練林文忠老師的鼎力支持，加上隊友們的向心力，使得排球校友會運作得宜。林老師是我們排球校友會的精神領袖，他家是我們聚餐後第二攤的固定場所，一去就是二、三十人，林師母 LINGO（日語蘋果的意思），對我們一向都是熱心招待，不辭辛勞，對排球隊貢獻良多，在此表達最高的敬意與謝意。我們每年都會在學校舉辦四、五次的球敘或聚餐，我則是一有機會，就帶老婆孩子參加。

記得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，我與老婆觀看了梅竹賽的排球，還當場錄影比賽過程。賽後我請大家去棒球場夜市吃飯喝酒，因為是慶功宴，大夥兒高興地大吃大喝，完全不顧形象，學弟們的食量和速度，也讓老婆大開眼界。

在民國八十一年，排球隊獲得大專聯賽冠軍，教育部撥款贊助出國，學校方面也有補助，出訪國家是星、馬、泰、港，任務是與當地球會舉行友誼賽，當

然，觀光旅遊是附帶的紅利囉。我們的領隊是梁晴輝老師，梁老師是我在交大時的老教練；另外，還有教練林文忠老師；計工 73 級的張厥煒，他應當是球隊的經理；而我與電工 79 級洪育銘的爸爸洪老師，就是唯二的散客了。



我們在東南亞這幾個國家待了十天左右的時間，這十天下來，大家玩得不亦樂乎，特別是在馬來西亞的新山，最是令人開懷。當時大隊人馬開到電工 82 級陳慶雄（外號阿婆）的家中，大家在阿婆家吃著點心，還在阿婆家的大庭院中摘了粒大飽滿味甜的紅毛丹，如今想來，依舊回味無窮。

◎ 歡送 82 級隊員畢業，大夥兒喝玩酒後個個紅光滿面。前排左二即為綽號阿婆的陳慶雄學長，後排右四為林文忠老師、右三為郭進平學長（照片提供／林文忠老師）

後記

交大排球校友會隊友之間常有聯繫，除了經常回母校交大聚會之外，平常也常相互來往小聚，其中，最好客的要屬黃種智了。黃種智的老婆張麗珍，（外號小可，小可愛的意思）燒得一手好菜，每當有學長、學弟從美國回來，他必定在家設宴招待，並邀請隊友作陪，我算是固定來賓。黃種智說他今年開始不下場打排球，我則是五年前就不下場打了，因為體力耗損太大，就讓學弟們接手吧！我們在一旁觀看就好。

其實，校友會排球隊打球時的重頭戲都是擺在球賽後的聚餐上面，吃一點、喝一點是我的嗜好。我的老婆、兒子與女兒都是台語所謂的“歪嘴雞”，很挑嘴，所以一家人出國旅遊時，大部分時間都在覓食。

我本身的個性不適合“上班吃頭路”這種朝九晚五的生活，所以年輕時在下船後就做一些小投資，到目前為止這些投資馬馬虎虎，狀況還可以，最重要的是

有許多空閒可以陪老婆、孩子。

當年對於排球運動那種專注和瘋狂投入，是我人生的一大經驗，很高興當初選擇加入交大排球隊，無論是有形還是無形，我的收穫非常的多。

最後想給排球隊學弟妹的建議是，現在排球隊的資源比過去豐富太多了，我們實在好羨慕，因此，希望學弟妹能夠珍惜並且好好利用之。排球雖

不是人生的全部，但是，排球運動卻包含許多處世的道理，像是團隊精神，朋友之間的互信、奉獻，當然，更包含了對自我的期許，這些，對於你的人生、事業都會有莫大的幫助。

走筆至此，老隊友林顯豐來訪，談到我們四年大專杯沒贏過一場球，不，是沒有贏過一局球，不禁哈哈大笑。午飯後，開車前往烏來，一償林顯豐的夙願。原來，他唸國高中時，常在這一帶露營健行郊遊，竟然不知道這裡有溫泉，最近在美國看到報導，就興起一定要回來探個究竟的念頭。當天是禮拜二，烏來人少車少，瀑布水量又出奇的大，清風徐來，水氣撲面，令人心曠神怡，我倒是要謝謝林二給我這麼個機會了。

林教授旅居美國多年，從事人工心臟的研究，三年多前從田那西州的 Nashville 搬家到加州被洛杉磯環繞的 Beverly Hills。2000 年暑假，我和老婆女兒拜訪他家，兩家人共度過美好的兩天時光。林大嫂秀外慧中，最近才加入林顯豐的機構上班；他們的兒子目前在 NYU 主修 Journalism 和 Politics；一對美麗可愛的雙胞胎女兒則就讀於畢業出許多大明星的 Beverly Hills High School。一家人和樂安康，令人稱羨。



▷ 2003.07.03 於林顯豐學長 Beverly Hills 的家，左為郭進平學長，右為林顯豐學長，後面的小朋友為郭學長之女兒庭安（照片提供／郭進平學長）

郭進平學長小檔案：

學歷：交通大學航技系 67 級

經歷：海員，中華民國一等船長執照

現職：小企業主